

诗歌

旷野里的灯盏

璩宁

看到那盏灯火  
以为是挂在天幕上  
一颗晚归的星辰  
其实自南湖而来  
持续发光,永远发光

那时村庄已合上眼睑  
夜鸟收紧了翅膀  
连树木都懒得理会头顶的风雨

那如豆丁的火苗,闪闪烁烁  
以微弱的光亮,穿透黑暗的潜流  
统领着整个夜晚  
和一群满身油污的作业工

有风来的时候,这盏灯火  
会站立起来,叫喊几声,鼓掌几下  
但是,大部分时间里  
它只在高高的井架上  
作业工人的眼睛里  
端着自己的火苗  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

窗里窗外。

秦子心 摄

散文

收芝麻的秋天

谢先莉

早上我打电话回家,和父亲说了没几句话,他就说:“不说了,我要去收芝麻了。”原来,家里最近天气晴好,虽然立秋了,但气温还是居高不下,父亲要趁着早上凉快去田里收割芝麻。

通过家中的监控,我看到穿着一身旧衣服的父亲,脚穿一双解放鞋,戴上草帽,拿起墙上的镰刀,然后打开屋后门,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我知道父亲去了屋后的田里,那里种着棉花和芝麻。今年五一我回老家过了三天,与父母一起栽棉花和芝麻苗。

三个妹妹离家近,每个月都回娘家看望父母。离家千里的我,常常从妹妹们的照片和视频中看到芝麻。不同的照片中,父母很多时候都在芝麻田里浇水、施肥、除草……芝麻在照片中一点点长大。三个多月过去了,芝麻秆上硕果累累。我看着那些照片,感觉芝麻就是父母的孩子,被父母照顾了三个月,秋天到了,就来回报父母。

想到小时候,我也和父母一起收割芝麻。那些芝麻秆比成人还要高,收割时叶子半青半黄,芝麻被绿色的壳包着,缀满芝麻秆,人说芝麻开花节节高,它的果实也是节节高。父母用镰刀将它们齐根割断,顺手放在地上,我和妹妹就拿草绳跟在后面,将地上的芝麻秆几根捆成一把,然后三五把支在一起,让它们站在田里晒太阳。晒上几天,叶子就全焦了,包住芝麻的绿壳也变黄变黑了。有些壳已裂口,这时,就可以“倒”芝麻了。

母亲总会提前铺一块油布在田里空地上,我们一家人一齐动手,将晒好的芝麻秆抱到油布上放倒。然后,每个人一手拿一把芝麻秆,那些芝麻果都是向上生长的,所以得使它头朝下,另外一只手拿着一根木棍,用力适中地敲打芝麻秆,从根部向梢部均匀敲打一遍。那些躺在壳里的芝麻如同雨点一样,争先恐后地落下来,在油布上发出沙沙的响声。

一时间,一家人敲打芝麻秆的声音,芝麻落地的声音,还有我们的欢声笑语,在阳光温柔照耀、微风轻拂的田里混合在一起,仿佛奏响了一首芝麻丰收的交响曲。

倒出来的芝麻里有碎叶片和脱落的芝麻壳,需要母亲用簸箕筛选一遍,然后拿去倒在竹匾上晒。“倒”过的芝麻秆要继续立起来晒,每隔一两天再打一次,倒过三次以后基本上就把里面的芝麻倒完了。芝麻秆就成了烧火的好材料。而那些玉白色的芝麻,被太阳晒干以后,母亲会在第一时间拿到榨油坊去榨成芝麻油带回家食用。

我的记忆中常常有这样一幅画面,父母在土灶前添柴,那些就是芝麻秆。红红的火光映着父亲的脸,母亲在灶台上有条不紊地炒菜,一碗碗菜出锅了淋上芝麻油,香气溢出了家门,引来邻居夸赞。

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香味扑鼻的饭菜,空气里有芝麻油的香,有稻米的香,有一家人其乐融融的馨香,那是时光深处的幸福画卷,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我们五兄妹长大离家以后,每到秋天,父母种的芝麻,榨成芝麻油,会分成五份给我们。后来,我离家千里,父亲就给我寄芝麻油。

在远方漂泊的我,生活虽然也有着无言的苦涩,但每当在菜里加上父母的芝麻油,我的鼻子和肺就被香了一遍,心也被父母的爱暖了一遍,苦涩的日子便有了甜味。

(作者来自广东石油)

散文

马兰花开

维伟

马兰花开时,草原便醒了。那是能给勤劳、勇敢、坚强的人带来幸福的花。

“野芳发而幽香,佳木秀而繁阴。”入夏后,北疆之地,马兰花就地龛生,一丛丛、一簇簇开得绚烂热烈。千千万万朵马兰花正以磅礴燎原之势涌动,燃烧夏日草原一场盛大蓬勃又绵延优雅的紫色浪漫。

马兰是花,亦是草,草本学名——马蔺。多生于山野沟岔、草场坡地、沙漠戈壁,在房前屋后、道旁树下也极常见,城市绿化也有它们的身影。马兰、马棘、马莲、旱蒲花都是它的别称异名,可唯独“马兰花”这个名字叫得开、叫得广,也叫得响。

不管是在乡下还是城里,马兰花实在太过普通,太过常见。花儿未开时,人们甚至都不愿意多看它一眼。就连牛、马、羊、骆驼也不喜食,更少了几分山野灵气。但是它从不在意这些,不管生在哪里、长在何处,每一株都那么无拘无束无畏,任凭风吹雨打日晒,依旧自开自落自芳,活出了最自在率真的模样。

马兰花的性子最是倔强。去年大旱,牧草黄绿参半,草原也少了往日的生机,可马兰花风采依旧。辽阔的草原上,它们深深扎根在干裂的沙土里,嫩生成长,长叶开花,不去追赶季节的热闹,安静地绽放在初夏里。今年天气多变,霜冻和沙尘暴交替侵袭,今年的马兰花大抵要比往年逊色了。我心里暗暗地想。

一个多月后,我便为自己当初的念头顿生歉意。正是夏初的清晨,我们一群人沿着草甸慢慢向草原深处寻去,一株株马兰花开得洒脱、热情,露珠躺在马兰花瓣的怀抱里沐浴晨光,折射出朝阳的光芒。那些遭了霜打的,又冒出了新的嫩的花苞,呼之待放;那些被风沙吹得灰头土脸的,抽出的花苞更显蓝紫,独特别致。我也不止一次见过被牛羊群来回回践踏过的马兰,两三日后又又在风中昂首挺立,大有蒲剑书空绿的风骨。如此看来,马兰花真是草原上最顽强皮实生命。

一次采风时,当地牧民告诉我,多年前,草原荒漠化严重,强烈的水分蒸发使得土地多盐碱化,泛起了大小不一的灰白色晶体,百草不旺,牲畜不肥。后来,人们在地里撒满了马兰花的种子,三年土壤有了营养,五年后生态有了很大改善。马兰花像是忠诚的卫士,默默守护着荒原大漠。一年四时,犹自青青,更在夏日盈盈绽放。怪不得胡杨、沙柳并称“荒漠三友”。

马兰花虽缺少几分像样的草木灵气,但其盛开花时却为草原增添了诸多优雅情愫。起初,只是零星几点淡紫色的花苞,有的还半掩于株丛中;有的花苞蹿出了叶丛,亭亭玉立;还有的静坐于细长苗条的花茎顶端,端庄典雅。只需俯身细细听,便会有花苞“嘭”地打开的响动,这是吉祥的声音。乍开的六片花瓣错落有致地舒展着,花瓣上深深浅浅的脉络轻轻颤动。于是,那些清新的浅蓝,深沉的紫蓝,似一颗炽热的爱心,又像一双明媚的眼眸,在今世又一次含情脉脉地对视。不过几日光景,那紫色便绽放如簇,随即又连成了片,似繁星缀地般耀眼。风过处,成片的马兰花起伏绽放,宛如紫色的花海波浪;光影与花从交相辉映间,有广袖善舞者,翩若惊鸿。那番景象,怎能不令人一见倾心。

马兰马兰,从丛生丛;不为人贵,开如兰蕙;兰兰幽草,落落蒹葭。

除此之外,马兰花更具药用价值,浑身是宝,全株有用。根、茎、叶、花皆可入药:清热利湿、止血消肿、抗菌止痛有奇效,就连种子也能退烧、解毒、驱虫。实在是荒野之地不可多得良草益花。

夕阳西下时,我喜欢躺在花丛中听歌,看晚霞将花瓣染成金黄色。“马兰花,马兰花,风吹雨打都不怕,勤劳的人在说话,请你现在就开花。”听呐,整片草原上都传唱着幸福、和谐。

马兰花,是草原儿女的故乡花。看呐,那花瓣层叠着近似一横一竖的花型,多么像一撇一捺的人生啊,它们正用勤劳、勇敢和坚强,绽放在草原,永远向着阳光挺拔生长。

(作者来自中天合创)

遇见·石化之美

王鹏

8月的四川,闷热潮湿,距离普光气田不远的魏家镇基地,测井解释审核员盖晓梅正把最后一摞测井资料费劲地搬进柜子里,资料的纸张边缘有着很多折痕,这是半个月来她反复翻看留下的。

阳光透过窗户,落在桌上,透着一股燥热,盖晓梅干脆一把拉上窗帘。身旁的李昕月,正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,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敲击着,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测井曲线——这口新完钻井的资料,明天就得拿出解释结果。房间里看着拥挤,还有些杂乱,但空气里飘着忙碌的充实感。今天,是盖晓梅和李昕月从河南老家来这儿的第150天。明天,终于能倒休了。

记忆顺着时光的河流,回到今年3月刚到四川的日子。

为更好地助力普光、通南巴等气田的勘探开发,经纬公司决定把测井解释工作放在四川一线,以便更及时、高效、准确地提供解释成果。在此背景下,3月初,公司在魏家镇租了一套单元房,作为普光解释站的建设之地。

谁作为开拓者?任务繁重,责任重大,不仅业务能力要过得硬,还要具有很强的综合素质。中心领导的目光望向了她们。

“没啥犹豫的,上。”两个长期搭班的战友点了点头,就这么决定了。

3月的川东北刚过倒春寒,山里早晚还透着冷,电暖器占据了墙角,衣柜成了临时文件架。两张单人床中间挤着张折叠桌,电脑、打印机和厚厚的资料摊得满满当当,连转身都得侧着身子。“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了。”两个人收拾完后,相视一笑。难得的休息日中午,李昕月从外间小厨房进来,手里举着沾着油的手机:“晓梅,甲方通知明天提前验收普光108X井固井资料,现场等着往下施工。”她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碎花围裙,是出发前母亲给的,母亲说:“自己煮点粥比吃盒饭强。”可到魏家镇基地后,两人鲜有时间做饭。宿舍兼当办公室,深夜讨论数据时,泡好的方便面得在电脑旁挤地方放,汤洒键盘是常事,吃饭多靠外卖或小店对付。

“我刚比完这口井的测井原始数据库,两组声波时差和现场记录对不上,得跟测井小队确认源头。”盖晓梅点了点屏幕,红色标注的异常数值格外显眼,“上次马3号井就差0.2个单位,倒查才发现

是现场仪器校准后没更新参数标签。”

李昕月点了点头:“要不咱明天再做排骨吧?”顺手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,最近几天一直没休息好。前晚视频,女儿哭着要妈妈讲小熊故事,她只能哄说:“忙完就回家买大小熊。”挂了电话,她盯着手机上女儿的照片出神,直到盖晓梅递来菊花茶,杯壁烫得指尖一颤。“等忙完轮休就好好陪孩子。”话虽如此,两人都清楚,解释站刚筹建,资料验收、测井解释、固井评估哪样都离不得人,技术人员连轴转,轮休不过是句暖心的安慰。

甲方的任务就是吹响战斗的号角。盖晓梅当即拨通测井小队队长电话,那头满是机器轰鸣,小队正在另一工区施工。“盖工,我们刚校准完仪器,马上让技术人员查原始传输日志,对照实时读数反馈。”李昕月也没闲着,打开数据共享平台调出实时传输曲线,又导出原始数据库对应记录,调整着曲线时间轴:“等现场发日志来,咱们先核对传输时间节点,再对照仪器参数。”

十分钟后,施工队发来日志和读数照片。两人盯着屏幕比对:“你看,现场校准后更新了参数,记录时误填旧数值,才导致原始数据跟实时曲线差两个单位。”

视频连线接通,现场技术人员念最新参数,李昕月同步更新平台标签,盖晓梅在验收表标注“参数已核实,数据一致”。确认完最后一组数值,盖晓梅松了口气:“这下对得上了,固井评估能正常推进,不用返工改报告了。”

吃饭时,李昕月忽然冒了一句:“昨天我妈给我发消息,说家里小区里的樱花开了。往年这时候,我都会带着孩子去拍好多照片。”盖晓梅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起伏的山峦,轻声说:“我还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工作。我爸在油田干了一辈子,总说石油人就是哪里需要往哪里去,现在我才算明白了他这句话。”

日子在忙碌里溜得飞快,窗外的黄葛树,从初春抽新芽,到盛夏满树浓荫,宿舍里的折叠桌换了无数次位置,资料册堆了一摞又一摞,打印机的墨换了一回又一回。有次连续3天出3口井的完井测井成果草图,盖晓梅累得趴在电脑前就睡着了,醒来时发现身上盖着条薄毯子,桌上放着一碗小米粥,是李昕月趁她睡着,在小电煮锅里慢慢熬的。“你胃不好,总吃方便面哪行。”李昕月的声音吓得厉害,盖晓梅看着她眼底的红血丝,鼻子突然一酸,粥的热气飘上来,熏得人眼睛发潮。

7月的川东北进入酷暑,山里的蝉鸣吵得人耳朵疼,她们却接到了更急的活儿:7天内完成4口井的固井、中完或完井解释报告,参与3口井的中完



夏日里的丝瓜花。

潇雨 摄